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阙

海天归义

瀚海箫声 / 著

西域， 万里胡天潮

海天归义



 海潮出版社
Haichao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天归义 / 瀚海箫声著. -- 北京: 海潮出版社,
2016.2

(西域, 万里胡天阙)

ISBN 978-7-5157-0802-7

I. ①海… II. ①瀚… III. ①西北地区-地方史-
古代 IV. ① K2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4751 号

西域, 万里胡天阙 · 海天归义

作 者: 瀚海箫声

责任编辑: 关 月

装帧设计: 刘宇晗

责任印务: 徐云霞

出版发行: 海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电 话: 010-66969738 (发行) 66969751 (编辑) 66969746 (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米开朗优威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

ISBN 978-7-5157-0802-7

定 价: 36.8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引子：历史的十字路口

第一章 归义军

相与归唐 / 014

表进戈矛奉大唐 / 023

义军旗鼓动地来 / 034

束身归阙 / 039

甘州回鹘的家 / 046

第二章 白衣天子金山国

沙州节度使 / 054

谍中谍、连环套 / 064

想说爱你不容易 / 068

父与子 / 073

第三章 曹大王与李圣天

群雄并起、各奔东西 / 084

拓西大王 / 091

冤冤相报 / 107

高居诲西行记 / 111

第四章 皇帝与可汗的决斗

巡礼 / 122

选择 / 125

远征 / 130

王延德使高昌记 / 135

逐鹿河中 / 140

西朝大夏 / 145

澶渊之盟 / 152

裂痕 / 163

第五章 中亚桃花汗，灵武西夏王

争斗河西 / 172

唃廝囉 / 174

第一位桃花石汗 / 177

- 狱中英雄 / 180
元昊登基之前奏 / 183
元昊登基之侠之大者 / 186
元昊登基之乱战 / 189
水洛城 / 192
潜流 / 198

第六章 马跃湟水话拓边

- 伊卜拉辛 / 206
王韶之《平戎策》 / 209
经略熙河 / 212
喀喇新书 / 220
再建兰州 / 222
弃地议和 / 229
久违的胜利—平夏城 / 236
蔡京新政 / 241
海上之盟 / 245

第七章 耶律大石之西辽

- 谁知我心 / 256
镇州 / 261

躺枪 / 269

两过吐鲁番 / 275

峰回路转 / 280

卡特万会战 / 284

第八章 不是尾声

大事记 / 305

西域·万里胡天阙
——海天归义

后唐明宗册封为顺化可汗。

顺化可汗“远闻张员进为同谋安千厢事”，希望曹议金能给个说法。

在整个东西方交通中，灵武的地位无可替代，得罪了灵武（朔方）节度使韩洙，基本上就是断了朝贡之路。而且还是以这种方式得罪韩洙，更不可容忍。

甘州回鹘、归义军虽然刚刚确立新的父子关系，那也得讲理呀。随便杀人显然不是友好的举动。双方短暂的和平有可能就此逝去。一旦再次陷入战争，都没有好果子。顺化可汗显然有借题发挥的意思。很可能这是与韩洙沟通之后的行动。一个应对不当，归义军就会陷入孤立。

曹议金非常恼火，与安千厢接触这么重大的事，不请示、不汇报，结果闹出这么大的问题，了得嘛？

张保山、梁幸德从中原回来之后，曹议金详详细细地询问了前后的究竟，更是详细地盘问了张员进。小张都吓傻了，真是摊上事儿了。这孩子是奉命行事，也真没什么错。

曹议金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聪明反被聪明误，很明显，张员进着了人家的道了。

你想摸人家的底，人家还想向你灌水。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联想到狄银莫名其妙地背后中箭，曹议金不知内情，也猜个八九不离十。

狄银成为回鹘可汗，显然不为内部有些人所乐见。阻止狄银成为可汗，一是要挑动狄银与归义军开战，好从中取事；二是阻止狄银得到后唐的册封，使狄银失去成为可汗的正当性。

那个所谓的回鹘副使、张员进的朋友，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员进主动接近他，正给了人家借鸡下蛋的机会。至于是谁动手杀了人倒不重要了，东去的路上到处都是劫匪路霸。

这笔账反正都可以记在归义军的头上。

现在，狄银、阿咄欲相继作古，谁是幕后的策划者已经没有意义了。留下的只是归义军截杀回鹘使节、抢夺财物、诏书的传说，正好可以作为新可汗凝聚内部的一个契机。

仇恨，往往更具有煽动性。

冤家宜解不宜结，曹议金决定出手化解冤仇。首先得跟灵武（朔方）节度使韩洙解释解释，烂账不能记在归义军的头上。

“回鹘副使作为朝定（朝定，朋友也），稍说情由，略知岁岁。”

他们是朋友，喝喝酒很正常，“且张员进缘是晚辈，有曾历漠……”小孩子难免上当。

“特念为此小暇，不可断于万年道路。死者已病歿，难复再生。”

看起来，曹议金的说服力比较有限，毕竟手上没有过硬的证据，也不可能
有。韩洙是否接到这封信，我们不得而知，是否因此化解了误会也不得而知。
公元928年韩洙辞世而去，接替灵武（朔方）节度使的是短暂的韩璞，再之后
是韩洙的弟弟韩澄。

韩澄是一个比较懦弱的人，没什么能力。这么一个相对混乱的局面，灵武（朔方）节度使很难有什么作为。直到一年以后，后唐明宗任命康福为节度使，
局面才稳定下来。此时已经是人去楼空，当年的谋杀案更是无从说起了。

看来曹议金希望灵武（朔方）节度使能从中周旋的指望落空了。归义军与
甘州回鹘的关系不咸不淡地维持着，与民众的需求相比那就是淡淡的情怀。

大约从公元925年开始，敦煌新建的文殊菩萨壁画有了新的式样。文殊菩
萨端坐青狮之上，右面是捧物的童子，左面是牵狮的狮奴。一般来说狮奴深目
高鼻、虬髯，一身武士装束，而新式样的狮奴换成了英俊少年，据说就是于阗
王李圣天的形象。

宗教不仅加强了归义军与于阗的联系，往来巡礼、讲经的和尚还把西州也
牵扯进来。佛教圣地敦煌再一次成为一个焦点。热，炙手可热。在这里面唯一
不协调的就是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淡淡的情怀。这种不协调已经成为阻碍归义军
复兴的一个障碍。在几番使节交换、书信往来之后，曹议金决定亲往甘州与顺
化可汗谈判。

谈“所有社稷久远之事”，谈丝路之兴旺，谈和平发展之美好，谈西部大
开发之必要，总而言之，曹议金表达了抛弃前嫌、共创辉煌之诚意。

曹议金亲自到甘州，身冒大险，这本身就是诚意。面对如此诚意，顺化可
汗还是谨慎地表达了赞同。前景虽然是美好的，拒绝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但是
按照曹议金的描述甘州势必逐渐沦落为配角。敦煌在佛教界的地位无可替代，

甘州根本没办法竞争。至于有路就有财，那还得看怎么分钱，那是现实利益。

况且，双方争战产生的血仇，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揭开的。即使顺化可汗愿意，九大宰相也不一定都能摆平。

不管怎么说，初步达成了意向，曹议金再次遣使中原，汇报这一段河西的局势。

次年五月（931年），天使与沙州使节平安回到甘州，沿途有顺化可汗派遣的定律钦都督护送平安无事。六月十二日天使来到沙州，摆开香案，宣读诏书。曹议金爽呆了。

据归义军正式发布的告示宣称，后唐明宗给了曹议金一个“拓西大王”的官号。曹议金称王了，与甘州的顺化可汗、于阗的李圣天皇帝，在法律上平级了。

曹议金再也不用低三下四地向于阗李圣天皇帝自称“男”了。

同年，归义军使节押衙汜润宁、武达儿、阴员住来到于阗，向李圣天皇帝通报了新情况，也表达了友好之意。

“严冬将近，伏惟弟大宝于阗皇帝尊体动止万福”，看着这个抬头，李圣天不禁付之一笑，终于平辈了。李圣天早就知道曹议金年龄比较大，只是不说破，否则太伤面子了。现在终于平级了，李圣天也不禁感叹世事变化之快。

归义军的崛起对李圣天是好事，是乐观其成的好事。这种崛起并不是实力的爆发，而是以巧破千斤的运作，对李圣天并不具备现实的威胁性，让李圣天忧心的无疑是喀什葛尔的萨图克。

萨图克借助萨曼王朝的力量在与叔父奥古尔恰克的争斗中笑到了最后，之后萨图克移驾巴拉沙滚，把喀什噶尔留给当地的土著。至于是否皈依伊斯兰教萨图克还没想好。

接下来，萨图克居然向盟友萨曼王朝开战，收复了怛逻斯。这也是很自然的选择，所有被利用的人最后都是这个结局。萨图克业绩骄人，让人钦佩不已。但是，在李圣天看来，萨图克也把自己推上了矛盾之巅。

治下的民族太多，太复杂，李圣天很怀疑萨图克是否有这样的驾驭能力，去融合波斯裔的本地人、随萨图克父子而来的回鹘人、草原上的葛逻禄以及众多不知名的部落。这一点李圣天感同身受。于阗之所以能够消化众多的回鹘人，靠的是佛祖的威力，靠的是两百年唐风沐化，所以李圣天当着唐天子式的皇帝，

住着回鹘式样的高楼，蛮潇洒的。

李圣天很怀疑萨图克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去驾驭这么多的宗教人士。李圣天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个传说，据说作为一个穆斯林的萨图克曾经保护过萨曼王朝内的摩尼教徒。听起来匪夷所思，细分析却很正常。萨图克手下的回鹘人很多就是摩尼教徒。当时萨曼王朝的统治者要杀害被哈里发赶到撒马尔罕的数百摩尼教徒，这当然要激起萨图克手下回鹘摩尼教徒的公愤。于是萨图克就给萨曼朝廷去了一封信。

互相威胁，“如果你要杀害摩尼教徒，我就杀害我境内的穆斯林”。

伊斯兰教、佛教、萨满、摩尼，居然有这么多的神保佑萨图克，这固然是一种幸运，可一旦这些神打起来就不仅仅是灾难。

李圣天用充满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远处的萨图克，心中涌起的还有些许的恐惧。令人恐惧的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却充满了力量。现在这个力量指向萨曼王朝，固然可以作壁上观。如果有一天祸水东来，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格局？

索性这一切还相对遥远。

“汝家大王安好？”

李圣天从遐想中返回现实，不觉有些歉然，随口应付了一句。

“承蒙陛下关照，我家大王安好！”

曹议金的崛起给李圣天带来了某种幻觉，万里通途、天下一家，大唐盛世不就是这样吗？不幸的是这仅仅是一个幻觉，能够达到货通中原就已经超出人们的期望了。曹议金这个拓西大王也仅仅停留在威望层面上而已。

李圣天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就没有真正搞定。并不是传闻中的新型父子关系，而是“伏惟弟顺化可汗”。曹议金只能称顺化可汗为弟，顺化可汗并不认同众宰相与曹议金的父子约定。

这就是一种不安定，安抚这种不安定往往需要的不仅仅是威望。但是拓西大王这四个字对某些人已经足够了，比如说李圣天自己。

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力量，近似于宗教的某种力量，那是遥远唐帝国的某种化身，可以满足人们的种种想象。敦煌是佛家圣地，敦煌是旷野、荒原之上唯一一个汉室家园，拓西大王曹议金就是这个家族的大家长。

李家子孙的李圣天，大唐皇帝李圣天，于阗人的国王，治下无数回鹘人的

金可汗，如果说还缺什么的话，那就是一位充实内宫的大唐公主，这一切才显得真实。

想到这里，李圣天的心里不由得一动。

辞别李圣天皇帝，汜润宁等人返回敦煌。想来李圣天的使节也会追踪而至，去探求如何满足皇帝陛下内心的真实。

拓西大王曹议金也告别了初登大王宝座的飘飘然，该落地了。

人，得接地气。

拓西大王的名声大、远播四方。连新任灵武（朔方）节度使张希崇都有风闻。

“右伏以太傅令公名标三杰，价重四英；拥万里之河山……以望信而远匡北阙……西戎何犷悍而不柔，何烟尘而敢动。”

在这封信里，张节度使给曹大王带足了高帽。总之只有一个目的，让曹大王想办法激活脚下这条丝路。

“西州天子、于阗大王咸慕北望……令供奉于天庭。岂惟达外国之梯航，实乃见贵藩之功业；光辉史册，千载一时。”

这么多好词，这么美好的前景，曹大王岂能不想？

人被忽悠起来了，货物源源不断被运往中原，可是路上不太平啊。别说往来的使节、商旅，就是灵武的“戍兵饷道”也“常苦抄掠”。

这一点，张节度使打了保票，拍了胸脯，“有我！”

出了河西有灵武（朔方）节度使护路，河西之内就只有曹大王自己解决了。难点，还在甘州。

索性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公元934年顺化可汗去世，回鹘九大宰相推出了又一位新可汗，名字也叫仁美。在仁美获得后唐册封之前，曹大王也端出了大餐，和亲。

曹大王要把仁美变成自己的女婿，用这种方式把父子关系坐实了。

这是曹大王正在运作的第二场婚姻，曹大王想过足了老丈人瘾。

前一年十月于阗李圣天皇帝的宰相来到敦煌，试图在曹大王家中寻找皇帝陛下的真实感。幸运的是曹大王也有此意。曹家女儿决定下嫁李圣天陛下。

于阗王办喜事，新娘子还是曹大王的女儿，这是多大的新闻！放在现在就得上头条，那时候交通不发达，就得一个一个地通知。周围有点势力的都得通

知到，甘州、仲云，当然还得包括西州。前面提到过的武达儿的弟弟就奉命出使西州，报喜，得随份子。一时间，整个南北天山，西域南北两路都被搅动了。

大婚说着就到眼前了。

现在曹大王给仁美照方抓药，要花开两朵、要双喜临门。

仁美也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

仁美是九大宰相选择的回鹘可汗，不知不觉之间甘州回鹘的权力发生了漂移。甘州回鹘可汗已经无法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了，没有九大宰相的背书，仁美的生存都是个疑问。

现在，有了曹大王这个老丈人，仁美真的是很美了。

随着震天的炮竹，嘹亮的唢呐，敦煌城内充满了喜气，曹氏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点。曹大王用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归义军的蜕变。

足可以笑傲江湖了。

冤冤相报

河西路被激活，往来商旅络绎不绝，有点关系的都受益了。当然也有倒霉的，半路被绑匪劫杀，那就只能徒呼奈何了。商路由沿途各大势力维护，也不是谁都能沾到雨露的。

商人就是这样，重利轻别离。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还闹出了以次充好的丑闻。严格说也算不上丑闻，只能说运气不佳而已。甘州回鹘的商人就曾经向后唐明宗出售劣马，不堪骑乘。

当时就被皇家马房的弼马温拿下了，“回纥所卖马瘦弱，不堪估价”。实际上回鹘人也不想这么做，估计是路途遥远、路上遭了灾了。膘肥体壮的战马到了洛阳就瘦弱不堪了。

还好，明宗大手一摆，“远夷交市，不可轻阻，可以中等估之”。

明宗皇帝很是体恤远来之人，确有大国天子之风。后唐的皇帝虽出身沙陀，却有恢复大唐雄风的想法，迁都洛阳就是明鉴。只可惜时运不济，后唐的天下也没几天了，我们姑且不提。

这是河西路上普通商人的待遇，至于各级政府的正式使节，灵武（朔方）节度使都是远接近送以武力保证平安。清泰元年（934年）七月启程返回沙州的梁幸德一行就即将享受这样高级别的安保。

梁幸德是前一年离开沙州，前往洛阳朝拜的。一行七十多人，囊括了僧俗两道，一个庞大的使团。梁幸德不是自己来了的，而是与瓜州、甘州回鹘组团而来。瓜州刺史慕容归盈也单独派了使节，估计也就是个旗号，借机搞点贸易。

梁幸德此行收获多多，有名有利。有利，朝贡贸易，赏赐就不用说了，以后会详细介绍；有名，老梁被闵帝封为检校左散骑常侍，慕容归盈也被授予检校尚书左仆射的荣誉称号。尤为重要的还参加了一场盛会，大出了一把风头。

朝正月的盛典那是中原王朝最隆重的节日，热闹非凡。跟随梁幸德来的敦煌名僧有幸在洛阳兴盛殿千僧斋设坛讲经，善男信女，焚香祷拜。据说连皇帝都惊动了。

“臣僧祷祝资天算，愿见黄河百度清”，
程过十万里流沙，唐国来朝帝王家”
“师号紫衣恩赐与，总交将向本乡夸”

因缘际会，敦煌和尚还得到了《琵琶曲》，这就是意外的收获了。

年初的时候梁幸德的使命就结束了，已经向闵帝李从厚辞行过了，只是一直没走成。这一年洛阳城内不太平，发生了李从珂之变。一直打仗，不敢走，直到四月李从珂登基才安定下来。新皇登基也不能马上走，还得辞行不是，一来二去就耽搁到了七月。

这是其一，其二，路上也真是不太平。回鹘使节就数次被抢劫，所以才闹出了以次充好的笑话。别说从灵武到甘州这一段，就是从洛阳到灵武也不太平。在灵武附近多有党项出没，尤其是从邠州北上灵武这一段，党项人尤其猖獗。可以说党项人的好日子也即将来临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党项人的政权已经崛起，那就是控制夏州的定难军。

这一次，梁幸德的使团这么多人，还有随行的天使，提高安保级别那是必须的。沿途的各大节度使都得到了通报，要协调一致。使团七月离京，八月初

到达邠州。邠州太傅康福决定亲自率军护送。

八月二十一日，灵武（朔方）节度使张希崇接到了康福的来信，约定九月六日双方在土桥子交接。得到消息的张希崇马上写信通知甘州回鹘可汗，按照日程九月九日重阳节梁幸德一行就会被接到张希崇的大帅府。张希崇嘱咐甘州回鹘可汗仁美一定到州界交接，以保证天使的安全。

这一路走来都有大军护送，梁幸德是“一行匡泰，逍遥往还”。刚刚进入甘州地界，离家越发近了，梁幸德等人就越发得意了。新任甘州可汗是曹大王的女婿，到了甘州就等于到了家了。言语之间不免得意洋洋。

谁料到危险在逐渐迫近。

“意（衣）着珍珠，不可筹度”，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梁幸德一行带了这么多的钱财，这不是逼着良家做贼嘛。

前来护送的回鹘都督起先没起歹意，谁也不是天生的贼，况且这是可汗老丈人家的人，还有天使，哪能说抢就抢？不怕有坏事，就怕没好人。

有人就给这位都督提了个醒，“可记得当年安千厢之事乎？”

“安千厢？”

这位都督就是一愣啊。知道哇，江湖传言安千厢就是被归义军使节勾结绑匪杀害的。

“这位梁幸德，就是当年归义军的副使。”

“嗯……”都督沉吟一声，这回有了理由了。这叫新仇旧恨，这叫有仇不报非君子。

随即一摆手，“附耳上来”，“这么着，这么着”。

都督命自己的从人快马加鞭回城禀报。报给谁呀？当然是报给自己的顶头上司九大宰相之一的某某了。

在甘州城内做主的并不是可汗仁美，而是九大宰相联席会议。这么大的一只肥羊走入虎口，岂能放过，何况还有这么好的理由。

“回程借此鬼方，忽值奸邪之略，西瞻本府，不期透达烽烟，进使百有余师，俱时如鱼处鳖。”

梁幸德一行这就直接落到了网里。

本来回鹘人是想杀干灭净，闹个清静。可是碍着天使的面子，还真不好动

手。九大宰相之间也有了分歧，杀了梁幸德等于同归义军宣战，曹大王是好惹的吗？众人图的是财，至于杀害安千厢只是一个借口。就是这样梁幸德也遭了罪了，严刑拷打、不给吃、不给喝，待遇提高到了苏武的级别。老头一把年纪了，禁不起折腾就一病不起了。

小生命眼瞅着就抽抽了，有一天没一天了。

使节迟迟不归，敦煌城内也是焦急万分。明探、暗探、坐地探放出去不少。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来二去，终于得到了消息，使团中的个别人居然还趁机跑回沙州。

得到消息的曹大王是大吃一惊，早知道回鹘宰相们奸诈不可信，没想到居然做出这样的事。年初（935年）刚刚送走另一波朝贡使，还是与回鹘人组团一起去的。想不到，真是当面笑呵呵，背后捅刀子。

这还了得，丢点钱财不要紧，伤了人就是大事儿了，更何况还有天使。曹大王的威信何在？

甘州的宰相们很快就接待了归义军的使节，收到了曹大王的书信。

“放人！”

曹大王的信被丢在一边，没理；派来的人，扣起来了，给梁幸德做伴儿。

甘州回鹘在敦煌也有坐地探。早有探报，曹大王病入膏肓了。

拖到转年二月，终于来了消息，曹大王曹议金，以及其兄曹仁裕相继过世，一个时代结束了。

接班的是曹大王的长子曹元德。

这回宰相们有动作了，放回了几班使节，算是给曹元德的见面礼。

梁幸德已经一命呜呼，“路逢国难，破财物于张掖，害自己于他方”。

也是下马威。

曹元德还真是恼不得，还得硬着头皮说声谢谢，并请求甘州宰相们放天使西来。

“伏且朝庭‘天使’，路次甘州，两地岂不是此件行使，久后亦要往来？其天使般次，希垂放过西来，近见远闻，岂不是痛热之名幸矣？……众宰相各附百花锦绫一十四、白绉一匹，以充父大王留念，到日检领。况众宰相先以（与）大王结为父子之分，今者纵然大王奄世，痛热情义，不可断绝。善咨申可汗天

子，所有世界之事，并令允就，即是众宰相周旋之力。”

可是众宰相是铁了心要切断归义军东进朝拜之路，这也是经济利益使然。

遗憾的是曹元德真就无可奈何，还想央求放天使西来。晚了，天使早被打发回家了。能被放回家，天使烧高香了，夹着尾巴噌噌撒腿就跑。跑回去还不敢胡说，否则先丢的是自己的脑袋。

没有了曹大王，宰相们就没了顾忌。

四月，梁幸德被运回了敦煌，“路隘张掖，猱狻侵缠”，“遂恋苏武而授敌，不顾陵公之生降。守节亡躯”。再表扬也是身后事了，一代名人就这样完了。办丧事吧，梁幸德的两个儿子，愿清、道林都是和尚，择选福地、操度亡灵。

报仇，就先放一放吧。曹家也在办丧事。一下子死了两个长辈，还是主要领导，那可是大丧。于阗王夫妇、西州太子都来了，一直忙乎到六月才告一段落。

送走了姐姐、姐夫，曹元德回过头来面对自己的难题。

这口气咽不下，暂时还得咽下去。

在几个兄弟之间，曹元德的身体比较弱，驰骋疆场非己所能。主不因怒而兴兵，悍然与甘州回鹘开仗，显然不是正确的选择。甘州一方也只是截断道路，并没有兴兵而来，说明也有顾忌。曹元德不想自揭其短，怎么办？

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转年年底，最后一波归义军使节辗转返回敦煌，带来了中原最新的消息。

高居海西行记

这波使节还是在公元925年年初派出去的，当时曹大王还在世，以大王的名义同甘州回鹘一同前往洛阳。当年七月来到京城，这一路上也是车接车送，待遇是不错。去时容易，回来难。

李从珂是后唐最后一个皇帝，死后连庙号都没混上，有点惨。自从进入洛阳，李从珂就没消停，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杠上了。明帝李嗣源在世的时候两人就是竞争对手。现在李从珂当了皇帝能不猜疑吗？一来二去就闹得不可开交。

天下纷纷，沙州的使节想回家也难。